

朱天红 著

失落的岁月

冰心题



华龄出版社

失落的岁月

朱天红 著

华龄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街 1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787×1092 1/32 11.25 印张 240 千字

1990 年 3 月第 1 版

199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7—80082—033—5/I·14

定价:4.95 元

序

古天云

文学一行，我是门外汉。故作斯文，为人作序，颇有些惶惶然。

我是做管理工作的，与天红女士原不相识。三年前的一天，她作为报社的记者来采访，出于对“无冕之王”们固有的敬畏，还有点戒心。不料，数天后她竟为我们单位发了篇漂亮的文章，从此成了朋友。

作序，自然是朋友的信赖，盛情难却，不得不免为之。

天红女士刚及而立之年，已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会员了。年轻有为。但她的经历很坎坷。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算是“书香门第”。而历史的误会却曾把她的家推进了一个无力挣扎的境地。她小小年纪便开始在一块荒凉的角落里独自谋生了。农民、工人、护士、理发员、宣传员、大学生、教员……都当过。生活给了她多少磨难，走过多少沟坎，已不胜其数了。但她象山林中的一株小苗，终于破土而出，而且出世不凡。她那数百篇作品可以证明她在生活中应占有的位置。她是在同命运的抗挣中带着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的。

读了天红的新作《失落的岁月》，心情沉甸甸的。意之所至，沉重多于轻松，艰辛多于浪漫，宛如品尝一杯生活的苦酒。作者以诗人般的激情，散文家的笔触，述说着主人公孟笑梅的千种不幸，百倍艰难，令人心酸。孟笑梅是一个追求者。尽管她出身“低贱”，处于逆境，但她始终有个美好的愿望：当一名

作家。一个山村的野丫头想当作家，未免近于狂妄了。也许因为太狂妄，不甘于命运的安排，所以她走的不是一条坦途。但她始终不悔。仿佛立地望天的小树，历经寒暑而与日俱进；又似一叶扁舟，搏风劈浪驶向彼岸。

孟笑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满于现状，想撞破生活之网给她圈定的氛围，跳进一个新的天地，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其实，她的追求并非奢望，是任何追求者所渴望达到的普通条件。她想学习知识，想有个工作，有个可以创作的环境，也想有个团圆的家庭，享受甜蜜的爱情生活……

然而，现实展现在她眼前的往往是迷人的虚幻泡影。每每奋斗之后，得到的是悲剧的结局。折磨多于安慰，失败多于希望。有时是目标可及，却又突然渺茫；有时是刚刚张开双臂准备热情地迎接希望的到来，不料拥抱的却是一团冰冷的世界；她明明看到对方笑容可掬，一眨眼笑脸又变狰狞。她付出的是诚实、热情、勤恳，企冀有个舒心的工作环境，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蓝色天空，而人们回报她的却往往是冷酷、调笑、欺骗、敲诈……仿佛生活中没有温暖，没有热情。

难道人世间没有一片净土？

孟笑梅有自己的信仰：生活是一条大河，有狂澜，也有缓流；有咆哮，也有低吟；清流与污浊混杂，光明与阴暗相映，伟大与平庸共存……你是强者，就要准备在急流中搏击风雨，劈涛斩浪。

孟笑梅追求的是自己的理想。

孟笑梅走的是一条坎坷之路。

她的梦破了又圆，圆了又破。仿佛迷雾中眺望那忽隐忽现

的灯塔，飘飘欲近，又恍恍远逝。于是，她逐渐认识了生活，懂得了人生，她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不怕了，心中只留下了一个刀斧不惧的意念：永远地走去，纵然前边是荆棘，是险境，也要用双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孟笑梅坚信，未来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中的坎坎坷坷，人世间的冷冷暖暖，那正是前进的台阶。“梅花香自苦寒来”。孟笑梅尝尽了人世间的苦、辣、酸、甜之后，犹如一枝报春的梅花，在冰雪中更显其俏丽。

《失落的岁月》一书留给读者一个很大的悬念：孟笑梅的目标并未达到，她能够承受住生活的磨砺而如愿以偿吗？这也许是难以预料的。在孟笑梅身上的确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她有时热情有余，沉稳不足；作为一个追求者，她的性格还不够坚拔，不时露出稚嫩的弱点。但我相信，只要她能把目光放得高远一些，意志再坚韧一些，保持一身正义浩然之气，最终会登上人生的制高点，摘取生活的甜果。

“这写的是你自己吧？”

读罢此书，我怀疑女主人公的身上有天红女士的影子，于是冒昧地问。

天红笑笑，又摇摇头：“不是，的确是我女友的故事。我的经历也许同她有相似之处，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如果你从孟笑梅身上看到我的影子，那是因为她的思想里也蕴含着我的追求，在她的身上倾注了我的感情。”

文学毕竟不同于生活，对号入座历来是愚人的蠢行。让我为生活中的孟笑梅们祈祷，不要让她们蒙受这么多折磨，经受这么多苦难。愿人世间更多一点温暖，更多一点微笑，使每个

有追求的人愉快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目 录

序.....	(1)
来献哈达的人.....	(5)
迎神节之夜.....	(17)
小镇上，大路通向远方.....	(31)
靠 山	(41)
野马脱缰之后.....	(48)
阿伊朝佛记.....	(61)
在绯红的朝霞里.....	(67)
天河畔的笑声.....	(78)
草 原 人.....	(86)
愿吉祥的光辉照耀着你.....	(95)
她从嘎曲草原来.....	(102)
队长和他的“头人”	(112)
河水向东，再往南流去.....	(117)
妇女代表.....	(123)
驮运队明天出发.....	(129)
曲曲草原的女人们.....	(134)
酒歌，飘荡在怒江两岸.....	(139)
后 记.....	(149)

第二十一章.....	(244)
第二十二章.....	(252)
第二十三章.....	(271)
第二十四章.....	(284)
第二十五章.....	(299)
第二十六章.....	(309)
第二十七章.....	(315)
第二十八章.....	(328)
第二十九章.....	(341)
尾 声.....	(351)

引 子

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便开始走自己的路了。

路，是各种各样的。大路小路，宽路窄路；有易如平地的宽坦，也有难于峭壁的险峻，或荆棘丛生，无从跋涉，或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人生的路，曲曲折折，沟沟坎坎。

人是在坎坷中走向自己的终点的。

这也许就是命运。

你不信命吗？我信。只是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展示了不同的态度，注入了不同的感情，采取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才走出了色彩各异的生活道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有之，不齿于人的伪君子有之；可也有的如流星，给人留下短暂的光明，有的如日月经天，灿烂千秋，……

命运是存在的，历史是自己写的。

回忆自己的以往，看看已经走过的一段人生之路，你我大概就会得出一个共识：人生是艰难的，历史并不好写。

这里奉献给读者朋友的，是我的好朋友孟笑梅的一段并不很长，却是久久激荡在我心灵深处的真实故事。

这故事的本身就是一本书，使我懂得了一些人生的真谛。

孟笑梅曾经是中国东北角上一个极其荒僻落后的农村野丫头，命运把她压在生活的最低层。她蓬头垢面，出没在风沙雨雪弥漫的荒山沟里，象一棵枯黄的小草，艰难地生长着，不知道人生还要追求什么理想；可是，终于有一天，上帝打通了

她的心灵之窍，使这个一度愚昧得浑事不懂的野丫头，顽强地和命运抗争了。这中间，她饱尝了人生的苦苦涩涩，深受了人间种种冷眼、凌辱、欺骗……

也许，她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敢开怀畅笑的人生，就象一粒企盼萌发的种子，终年被一块块沉重、坚实的冰雪包围着、覆盖着、吞噬着……

一个女人所能经受的痛苦折磨，她，差不多都经受了。生活，几乎把她安排在一个没有保障的地带。但她终究还是从生活的泥沼里滚过来，爬起来了，和她同代人一起艰难地活了下来。

她生活得很累，也很苦，但毕竟还算充实。也许正是这种充实，生活给了她许多一般人所未聆听的教诲，提供了促使她早熟的营养，使她比一般人更显得成熟一些。她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当年的野丫头，如今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记者了。

她的故事是一杯怪味酒，“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不必谴责生活酿造的这杯酒，无须为她曾经遭遇的不幸而落泪；她的经历也许就是她的骄傲。虽然她的命运至今没有获得一个令人兴奋的结局，但她还在争取，不断向人生的制高点攀登。

第一章

那是 1979 年春节前的一天。

“喀喀喀喀！喀喀喀喀！”

一列由齐齐哈尔开往天津方向的列车在这低沉而有节奏的乐曲中奔驰着，搅动了东北大地上宁静的寒夜。

大约在晚上 10 点多钟的时候，列车在呼兰河北的清安小站停下来。

小站四周人烟稀少，站前等着上车的旅客也寥寥无几。小站西侧，四盏不大不小的白色街灯，洒下一些微弱的光来……与车厢里暖气融融的谈笑声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对比。

就在列车正要“突、突”起动的时候，灯影下匆匆走来一个苗条秀丽的身影，她就是书中的女主人公——孟笑梅。

只见她迈开轻快的脚步，刚刚踏进车门，列车就慢慢地启动了。

她要去哪儿？她要去干什么？何至于这样脚步匆忙？

这是她记忆中第三次单独旅行了，列车对于她已不生疏，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已经能伴她安然入睡；可她这次一走进车厢，心里就“怦怦”地跳个不停，一想到她要到达的目的地，脸上就一阵阵泛红发烧；似乎这次旅行有什么重要的大事情要办，而且牵扯到姑娘的命运……

孟笑梅寻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很快沉入冥思默想中，好象车厢吵杂说笑声也打不断她的思绪。她在想什么，车

内大概无一人晓得，因为她的脸总是向着窗外的世界。

笑梅的心中，确实有一件十分盼望而又不敢细想的事情。她回避所有向自己投来的目光，担心会有谁一时窥视出她心中不可告人的秘密。

“姑娘，你怎么不睡？是到终点吗？”一位看上去较有文化修养的老太太，望着一直面向窗外沉思的孟笑梅问道。

她有些不自然地点点头。

“哎——，我呀，和你一样，火车上就是睡不着觉，脑袋里老想事儿，东西南北什么没用的事情都想，真受罪呀！”老太太似乎找到了一个颇有同感的旅伴儿。

孟笑梅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心想：你老太太怎么能和我一样呢？我不过是太想念他了，要换平时才不这样儿。

姑娘的心谁能猜得透呢？老太太只和她聊了几句，见她又把脸转向窗外，也下意识地吧脸转过来。

窗外有什么？黑黢黢的，偶尔闪过去一片稀稀落落的灯火……

窗玻璃上隐隐映出了姑娘那一张美丽的脸庞，高高的鼻梁儿，长长的眼睫毛，一双黑亮的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从她那紧缩的眉宇，可以让人想象，她似乎在考虑着什么问题。看这劲头儿，不象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可瞧她那白净净，红扑扑，毫无修饰的脸颊，确实散发着青春的光彩，散发着一位年轻姑娘的无限活力。

列车已经进入夜间旅行，人们都三三两两地睡去了，唯有她依然坐在窗前沉思着……

由于前方要经过一个小站，车速陡然减慢下来。正当前后两个写有“龙船”字样的站牌从窗前掠过之时，姑娘那细长的

眉毛不由得抽搐了一下。

列车没有停下来，匆匆向前行驶了。可姑娘的思绪却停了下来，这小小的站牌，大大的黑体字，勾起了孟笑梅长久的回忆……

当年，孟笑梅还是孩提的时候，曾对这“龙船”二字寄予了无限美好的憧憬和渴望。可没想到，这“龙船”二字却摧毁了一个小女孩那纯真、美好的心愿，扭曲了姑娘正常的人生……

“龙船呀，龙船——”想起来令人心颤。那正是六十年代的“文革”初期，正在上小学的孟笑梅听妈妈说：“好孩子，我们很快就要离开沈阳，去龙船了。龙船可好了，有大米、有白面，还有大鹅蛋吃，你可以天天和妈妈在一起，再也不会有人来给妈妈挂牌子，来砸我们家玻璃了，同学们也不会再欺负你、打你了，你爸爸也不会回来和我打架了，你什么都不用害怕了，你说好吗？你跟妈妈走吗？”

妈妈的话把孟笑梅吓了一跳，她惊异地问妈妈：“那……我们还回来吗？爸爸呢……爸爸去吗？”

妈妈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再也不能回来了，你爸爸……他不去了！”

“不，我不！爸爸老发脾气，还经常打我……，可他不去……我还是想他呀，那，那我也不去！”

“好吧！孩子大了不由娘，随你便吧。其实，没妈的孩子也照样长大，我真是……要不是为了你和你弟弟……早就不想活下去了……。”妈妈的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后面的声音呜咽了……。

笑梅看见妈妈伤心的样子，自己也难过起来。她知道心疼妈妈，她不忍心看着妈妈难过，她怕看见妈妈哭。因为妈妈经

常紧锁眉头，从来不哭。她不知所措，扑上去哭着叫妈妈，妈妈却不理她，总把脸躲开她。……妈妈不说话，身体抖动得反而更厉害了。

笑梅悔恨自己刚才说的话，是自己伤害了妈妈，看着妈妈痛哭，比让自己去死还难受。她多么希望妈妈能笑一笑呀。人家的妈妈经常是微笑的面孔，她看着心里总是暖洋洋的，羡慕极了。她盼望自己的妈妈也能微笑着和她说话，和她玩儿，那该多好啊！可是，她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瞎想。因为自她记事以来，几乎就没见到妈妈笑过，特别是近二三年来，妈妈经常不顺心就骂她，总是一副生气的面孔。说心里话，她有些怕。

笑梅怕妈妈，她更怕爸爸。因为爸爸的脾气更古怪，古怪得让她不能理解。她在爸爸的面前不敢哭，也不敢笑。她时常在心里害怕爸爸回家，因为爸爸在家经常和妈妈吵架，砸东西，把好端端的暖壶能砸个粉碎，茶杯、碗、水缸，什么都砸，有时连收音机也砸掉。在她看来，爸爸简直就是一个不要命的人……

记得有一次，爸爸告诉她一定要在两天内把毛主席著作“老三篇”背诵下来，一字也不许差，不然就跟她没完。她被吓得嘴唇哆嗦，上下牙打颤，这两天她饭不吃、觉不睡地背呀背，甚至困得迷迷糊糊也在背。后来爸爸考她时，她总算断断续续地背诵下来了，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

可是爸爸也哭过，那哭声震得桌子都在颤抖……

那是秋天的一个傍晚，爸爸下班回来，进门儿一见妈妈不在，就要带她出去。爸爸拉着笑梅的手，一直来到一家小饭店，要了二两“老白干”儿和两个菜，一个是肉炒白菜片，一个是肉炒豆腐干，又把五个馒头摊在桌上让她吃。笑梅出来时有些害

怕，进了饭店见饭菜时又高兴了。呵！多香的饭菜呀！在家里怎么能吃得着？爸爸刚说要她吃，她就急不可待地大口吃起来了。

一个馒头下肚了，菜也几乎被她吃光了，肚子里饱了。她抬起头来看爸爸，爸爸根本没有注意桌上是否还有菜，只是一口接一口地干喝酒，两眼紧紧盯着那只小酒杯。

她在一旁呆呆地看着爸爸。好一会儿，爸爸掏出一块大手帕，展平放在桌上，把四个馒头包起来，勉强地将四个角儿拉紧系好，站起身拉着她嘻嘻哈哈地往家走。一路上，爸爸边唱着一支没调儿的、她又听不懂的歌，一边将手里的馒头抛向空中，落在手里，再投上去，一次比一次抛得高。有时跑上去接不住，馒头包滚落在地上，爸爸就高兴地哈哈大笑，笑得那样开心，然后拾起来再抛向空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才转回家门。笑梅远远就看见妈妈在四处张望。爸爸乐呵呵地迎过来，一进门就对妈妈说：“呵，我回来了，你还没吃饭吧，哎，我给你留了馒头，你快拿去吃吧。”

“啊？这馒头……，你自己留着吃吧。”妈妈惊异地望着爸爸那平时从未有过的温和亲切的脸，十分不自然地接过爸爸递给她的馒头包。不看还好些，一看吓了一跳：这哪里还是什么馒头呀，里里外外沾满了泥土，手帕，馒头皮、泥土粘在一起，扁扁的象个泥坨儿，那只早伸出来接馒头的手抖动了两下，又颤微微地缩了回去。

“这是我和孩子给你留的，你快吃了吧，我……我吃了好多，我……我……饱——饱了……，……给你……给……。”爸爸一边打着酒嗝儿，一边又把馒头包递出去。

妈妈没有理睬他，竟自转身坐在一边。

爸爸满嘴散发着酒气，递馒头的手都伸酸了，再看看妈妈背对着他，一动不动，心中好生恼火。

“啪！”的一下，他将手中的馒头猛的砸向妈妈的后背说：“好哇！如今你也瞧不起我了是不是？告诉你，别看我是右派，也比你强，不象你，摆出一套假正经的面孔来欺骗人！我从来都是心胸坦荡，有什么说什么，从来就不做那种虚伪的人！右派怎么啦？我倒觉着我这个右派很高尚！”

“行了，行了，我都不爱理你，你喊什么，你个地主崽子！有什么了不起的？狗崽子还高尚？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你个臭地主崽子，我看不给你定成反革命，你是不死心——！”妈妈急了，手指着爸爸的鼻子骂道。

“嘿嘿！你少给我说那些伤天害理的话，要说实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也没捡着便宜，你个富农的女儿，也一样是个狗崽子，你学校里的红卫兵也没少改造你，你有什么美的？今后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告诉你，吃不开！还是闭上你那张臭嘴的好！”

“哼！我不管什么富农不富农的，反正学校里的人在会上会下没整我的反共材料，也没有人想给我定论。不象有的人嘴损，得罪人，在报社让人给折腾得无精打采，回家来充英雄，耍酒疯儿！我看你是狗熊一个，一辈子不成器，打你是反革命就对了，叫你再回家来抽疯，活该！”妈妈把桌子拍得山响。

爸爸没再说话，只见他的嘴唇儿不停地抖动，由红变紫。刹那间，他一个箭步冲到桌前，只听“砰砰！啪啪——！”暖瓶、笔筒、茶盘、墨水瓶、水杯都在地上开了花……

他一边砸一边喊：“好，活该！活该！我叫你活该！我们就

打着过吧！我是反革命，你也别想好！我要把一切都砸烂，砸光了痛快！”

砸完了里屋，爸爸又跑进厨房，旋即传出锅、碗、盆、瓢稀里哗啦的响声伴着爸爸的叫喊声：“砸！哈哈！砸！哈哈！谁能将我这个反革命的狗头砸扁了，那才是英雄呢！哈哈！想不到我谨小慎微地为革命干了十几年，到头来革成了反革命？我、我、我真是个活着的死人呵！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呀？我是个蠢才，我该死！在报社，人人批判我，回到家，老婆又骂我，我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呀？对天发誓，我从来没反对过共产党呵，连想都没想过。落到这一步，我整天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地活着，他们还不放过我，我实在受不了啊！呜——呜——！”爸爸痛哭失声。

笑梅被吓得腿肚子都在打哆嗦，她听不太懂爸爸说的话，但对“狗崽子”这三个字是深有体会的。在学校里，有好多同学不喊她的名字，而喊她“小狗崽子！黑五类”！人们打她、骂她，往她脸上啐唾沫。经常是课没上完，她就抱着脑袋逃回家来。

回到家里，她又不敢对爸爸妈妈说。因为说不准哪会儿爸爸妈妈不顺心就要打她。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人欺负，只知道人家都说爸爸妈妈不好，可爸爸妈妈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她一点儿也不知道，更不敢问，只能悄悄地忍受着。

那晚，孟笑梅不知道爸爸妈妈吵到什么时候，她蹲在墙角儿根儿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清晨冻醒的时候，看见爸爸还在那里痛哭，说胡话，妈妈在一旁呆坐着。

那次以后，家里爸爸妈妈的“战斗”更频繁了，大字报一直贴到了她家的门上。连妈妈过去教过的学生，也常出入她的家，他们戴着红卫兵袖章，揪着妈妈的衣领扯来扯去，拳打脚